

伊春文史資料

翠峦林业史料專輯

第五輯

(内部資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伊春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一九八八年二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前 言	林则仁
日伪时我在翠峦的经历	邹秀松 (1)
伪满时在林区劳工的苦难生活	石宇才 (5)
回忆林区的艰苦年代	汪兴太 (11)
翠峦林务所的建立	吕 军 (18)
回忆刘金贵同志荣获毛泽东金质奖章的前后	王炳章 (23)
林业战线上的尖兵——翠峦森林调查队	白永泉 (29)
组织冬运大会战、千付套子上了山	苏 仪、 <u>赵殿芳</u> (35)
出席全国群英会	吕国安 (40)
英雄的“保尔”工队	刘庆顺 (43)
光荣的“五四”青年工组	徐继增、孙传亮 (55)
大显身手的“勇敢”工队	刘俊廷 (65)
翠峦木材水运生产概况	高文祥、苏 仪 (72)
忆和平保险坝拆垛大会战	<u>赵殿芳</u> (80)
顶水关闸安全网的产生和推广	李凤山 (85)
王国丰是怎样创造翻板水闸的	苏 仪 (88)
木材流送中的人工促进开河	李凤山 (92)
回忆出河日产万米大会战	于德水 (97)
我在翠峦工作时期做过的几件事	何守仁 (101)

翠峦水运改路运的前后	苏 仪 (109)
翠峦汽车队是怎样成为全国林业系统先进单位的	王安岐 (114)
回忆当年改造贮木场的情景	于 祥 (127)
回忆“采育双包”一条龙试验小工队	苏凤珍 (132)
举办七大训练班、培训技术骨干	王连富 (138)
我是怎样成为一名油锯手的	杨锡林 (141)
我第一次施工钢筋水泥大桥	薛洪岩 (145)
“东方红”拖拉机装原条试验成功	刘春彦 (148)
回忆我在翠峦工作和生活中的几个片断	邹容生 (151)
翠峦营林机构的变革过程	邹容生 (162)
翠峦在贯彻营林方针上做的几件事	邹容生 (168)
翠峦造林“定保”制度的形成	邹容生 (174)
翠峦造林“七定、五保、一奖”责任制的产生	何守仁 (179)
翠峦造林“定保”的做法	邹容生 (182)
翠峦造林“定保”效果记实	邹容生 (198)
翠峦造林“定保”在不断完善提高	邹容生 (214)

子。贾林对韩宝玉他们说：“聚合屯住着不少八路军，男的女的都有，车上还拉着许多东西。”听到这个消息，韩宝玉一伙骑马就往西去了，准备去抢八路军。再说王副团长他们在聚合屯吃完早饭，也出发奔瞻榆方向走，走到半道，在三家子西边和聚合屯两夹褙儿上的马鞍坨，与韩宝玉这伙土匪相遇了。土匪突然开枪射击，工作队情况不明，只好被迫还击。工作队因搞不清对方是什么队伍，怕闹成误会，还击并不猛烈。战斗是发生在上午，打着打着，发现对方举着一面保安队的旗，就此分析有两种可能，一是自己人，误会了；二是叛匪，有意来袭击。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停火谈判。于是，工作队首先喊话：甭打了！误会了！双方停火后，开始谈判。王副团长是东北人，因此他执意冒险亲往谈判，其他人在坨坑等着。通过谈判，才断定敌方是叛匪。在谈判中，韩宝玉提出赔偿损失，工作队急于摆脱纠缠北上，给了他们一些钱和一匹马。韩宝玉又变本加利，说工作队大车上有大烟土，非让给大烟土不可。王副团长正颜厉色地说，“没有大烟土，八路军不抽大烟，要命有一条，要大烟土没有！”话音刚落，韩匪凶相毕露，大小匪徒一窝蜂地扑了上来，王耀东奋力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被绑上了。正在此时，一匪徒报告说韩宝玉妻侄受伤身亡，韩匪更是气急败坏，抬手向王耀东开了一枪，又有匪徒连打两枪，王耀东同志当场壮烈牺牲。同去的工作队员张君恒见势不妙，跨上马背往回飞奔，敌人紧追不舍，工作队猛烈还击，打退了敌人，接回张君恒。韩匪一伙怕来援兵，便骑马逃窜了。

工作队全体同志来到王耀东烈士遗体前，看到他衣服全被扒光，只剩一个裤叉，双手被反绑着，浑身血污，个个都泣不成声，边哭边用手扒开土，掩埋了同伴的尸体。工作队进瞻榆城三天头，政

日伪时我在翠峦的经历

邹 秀 松

我原籍是河北省天津人，因家境贫寒逃荒到沈阳，旧社会哪里有劳动人民的生活出路？一九四四年八月，绥佳线林区的把头到沈阳招工，我听说林区能挣大钱，便在招工合同上摁了手押，就这样被骗招到翠峦“满州土木”柜头干活。招工的答应每个人给一百元绵羊票（伪满钞票）的安家费，可是骗上火车后，安家费也不给了。

一九四四年九月，我们这些被骗招的劳工到了翠峦，看到翠峦是山峦层层，一片林海，到处是红白松树，真是一块宝地。虽然时值初秋，可林区的夜晚已经是很冷了。白天雾气茫茫很少看见阳光，夜间睡在小马架子棚里，冷风飕飕冻得睡不着觉。干活的劳工像一群要饭的叫化子，穿的更生布本来就不结实，被树枝挂的破破烂烂，只好用麻绳连在一起，或用草绳捆在身上。吃发霉的苞米面大饼子还不管饱，一个个面黄肌瘦，我心里后悔真不该上当受骗到林区来。

“满州土木”的大把头叫朱阴州，他的大柜安在小白，他有三个侄子，大侄子朱万金，二侄子朱万银，三侄子朱万廷，在美溪、伊春、翠峦一带都设有分柜。翠峦的柜头是朱万银。因为我会拉大锯，就让我 and 杨同江等十几个人去锯铁道枕木。朱万银威胁我们说：“这深山老林进来就别想轻易出去，不好好干活就狠狠地收拾你们”。“满州土木”在翠

峦有三百多劳工，一部份人在翠峦修铁路，一部份人在翠峦南沟二十公里的地方采伐。

翠峦这地方红白松长的很茂盛，那时也叫伊松甸子。一九四三年，日本人为了侵华战争的需要，开始从伊春往翠峦修铁路，日本工区长石井真章看到这地方山峦苍翠，就定名叫“翠峦”。日伪的许多柜头争先恐后地招工、抓劳力，到翠峦设柜头，搞掠夺式采伐。当时有：“满州土木”、“满鲜家”、“东太洋行”、“松岗”、“三合公司”、“柞柞木”、“国际家”七个柜头。他们沿着翠峦的南沟、北沟向山里采伐。采大的不采小的，采好的不采坏的，采倒一棵大树，砸坏一片小树，树座子拉一米多高，掐头去梢，就用树杆中间的一段，这种掠夺式的采伐严重地毁坏了森林资源。一年多的时间内他们就破坏森林约一万四千多公顷。

在“满州土木”干活的人来自四面八方，待遇略好一点的是从城里骗招来的又有点技术的人，这些人每天好歹能吃饱肚子，月末有时给点工钱。一部份是抓来的劳工和勤劳俸仕强征来的劳工，他们连发霉的苞米面都吃不饱，整天起早贪黑的白干活不给钱，经常挨打受气，累死、病死就被扔到林子里。

日本人为了压榨劳工，还顾用了五十多名白俄人组成了特务队。这些特务携带枪支在山上蹓跹，名义上为打猎，实际上是监视劳工。见到有逃跑的劳工能抓的就抓，抓不住的就当场打死，他们打死一个劳工或抓回一个劳工还领赏钱绵羊票子五十元。被抓回的劳工有的被活活地打死，有的被绑在树上冻死。树林子里经常看到劳工的尸骨。

柜头朱万银经常住在伊春吃喝玩乐，柜上的活是由把头范孟掌管，范孟脑袋大、鼻子也大，劳工背后叫他范二毛

子。他对劳工可真够狠毒，经常打骂劳工，克扣劳工的粮食，劳工们说：“范二毛子一叫，劳工吓一跳，范二毛子进门，来了瘟神”。把头下面还有帐房先生、拉杆的（是管理现场的）、博役（是侍候柜头的）。这些人见了日本人像哈巴狗一样跑前跑后，对劳工是层层剥皮，层层压迫。当时劳工们背后给他们编了一套顺口溜是：“一等人当大柜赚吃坐穿，二等人当二柜窑姐一般，三等人当把头坑崩拐骗，四等人当先生胡写乱算，五等人当拉杆狗腿跑断，六等人当博役偷米偷面，七等人当劳工累的真魂出窍。”这段顺口溜活生生的说明了当时各种人的情况。劳工伐木材受尽千辛万苦，夏天蚊子、小咬叮咬，冬天时穿着破旧的衣服，冻手冻脚，有了病没钱治，用手揪，用炉子烤。有的劳工分到一点工钱只能买几合烟和火柴。他们剥削劳工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第一种是从柜头、把头、到帐房先生层层剥皮；第二种是高价卖给劳工生活用品；第三种办法是设赌场。有的劳工用血汗挣来的钱不舍得花，一点点积攒起来，想以后回家能有个路费，把头、帐房先生们见谁有钱就硬拉着去赌钱，哪有穷劳工赢的钱，结果钱输光了，欠了赌帐把头给记帐，下月再扣。劳工们拼死拼活挣点钱都被剥削的挣光。

我们工棚子里有一个年纪最小的劳工叫李传青，那年他才十六岁，是山东省曹州府丁洸县人。一九四四年春天，他的家乡闹旱灾，人贩子乘机到他们家乡去骗人说“东北林区挣大钱，吃大米白面，住洋房。”他和一百多名家乡的青年被骗卖到小白、美溪、翠峦一带的各个柜头。李传青年纪小，没受过林区劳工这样的罪，刚到“满州土木”干活时，干不动就挨打受骂。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经常哭喊着要回

家。我们求告帐房先生，给他找个放马的轻巧活。一九四五年夏天，他身上只有一套破单衣，放马时舍不得穿，就把衣服脱下来背在身上。林区的蚊子、小咬又多，他满身叮咬的青一块、紫一块，有的皮肤化了脓，我就上山采点山花椒放在盐水里给他擦洗。他吃不下饭，我就一口一口地喂他。他哭着说：“邹大叔，你别操心了，让我死了算啦！”劳工们看这小孩太可怜，大伙给他几件破衣服，劝他要忍耐着点，总有一天能回关里家。穷哥们的关心，把这个可怜的孩子救活了。到“八、一五”光复后（即日本投降），他见到我时亲热的说：“邹大叔，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早就死啦，我们本村子被骗来的二十多人，就剩下我和小哑巴两个人啦！”日伪时期有多少劳工死在林区，人们把那时的林区叫“绿色监狱”。

在林区干活的劳工过年如过关，年关将近，都希望能发给点工钱，过年能吃顿好饭食。那想到年三十晚上，范二毛子发给劳工每人一个黑面包着豆饼的大饺子，又黑又牙碜，大多数劳工看着饺子伤心落泪，有的放声大哭。

日伪时的林区劳工，有劳工证的算是良民，没有劳工证的被森林警察查出来就抓走。领个劳工证还得十元绵羊票。有一次警察到劳工棚子检查劳工证，问的比查户口还详细，有一个姓郑的工人回答不上来，被森林警察一顿大嘴巴打的鼻口冒血。那时林区的劳工在日本人、柜头、汉奸、把头、警察、特务的压迫剥削下真是度日如年。劳工们编的顺口溜是：“劳工难，劳工难，一年挣不了几块钱，有病没人管，有气就得干，死了扔在树林里，家里人连尸骨都不见。”在那样年月里，那有劳工们的出路啊。

（王政洁整理）

伪满时在林区当劳工的苦难生活

石 守 才

一九四三年，日本侵略者推行了残酷的保甲制度，一个人犯了事株连十几户。还强征一部分青年去当伪军，没当伪军的青年壮年应征勤劳俸仕，就是搞半军事化，分配到林区，煤矿等地干活。这些勤劳俸仕的人有的一去无回，死在林区或煤矿。

我是汤原县城人，因为家里穷，十二岁就给人家放马，十七岁顶整劳力上地干活，赶大车，干活有个虎势劲。一九四三年九月，村长通知我去俸仕，我本想逃跑不去，又怕连累家里人，所以心一横，年轻力壮的还怕吃苦受累？在一九四三年的阴历九月二十八日，我们被强征去勤劳俸仕的十二个年轻人就要上路了。天阴沉沉的，冷风飕飕，飘着小雪，风吹到身上，冷到心里。我妈拉着我的破棉袄泪流满面地说：“孩子，你外出当劳工要保重身体，劳工期满快点回来。”我也忍不住掉下眼泪，离开了亲人，踏上了艰难的劳工路程。我们被押送上通往伊春的一辆货车上，才知道是去伊春伐木头。火车跑得飞快，我们都穿着单薄破旧的棉衣。冷风透骨，冻得直打颤，手脚都冻麻了。我们十二个人挤在一起，心想，这要是到了伊春不冻死也脱层皮。押送我们的是穿着皮大衣棉大头鞋的年轻人，身上没有带枪，缩在斗车

的一个杓晃里。我们几个年轻人合计一下，想借他的皮大衣穿一穿。大家见我敢说敢做，有点虎劲，就让我出面去说。我挺直腰板走到押车人面前说：“我们身上没有棉衣，肚子又饿，都快冻死了，把你的皮大衣借给我们穿一穿。”押车的人白楞了一下眼睛说：“穷棒子还想穿皮大衣！”我生气的说：“你要不脱，我们就把你扔下车去。”劳工们一齐喊：“不脱皮大衣，就把他扔下车去！”押车人吓得只好乖乖的脱下皮大衣。我们十二个人就轮流着披一披或盖一盖脚，勉强熬到了伊春。

在伊春下车后，我们被带进车站前面的一座木房子里，喝了点苞米糗子粥，觉得身子暖和点，也有了力气。当天就步行到翠峦，也叫二十三吉乐（日语是公里）。看见翠峦到处是树，有的劳工正在挑土修路基。我们十二个年轻人被分到松岗柜头，一个小把头把我们领到一个小板房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吃了点早饭就上了山。那时通往翠峦的沟里只有一条人行道，到处是草甸子、塔头、倒木、水坑，一步一滑，一不小心掉进水坑里，这时，水坑里刚结了一层薄冰，就会弄得满身泥水。我们心里想这那是人走的路，是个烂泥塘哪！走了三十多里地到了松岗柜头的采伐点，大柜头叫松岗，是日本人，常年住在伊春，有时到这里看一看就走了，柜上的事是由中国人叫李海洋的把头管着。这个李海洋是个大个子，躬躬着腰，瘦瘦的刀条子脸，长的象个大虾米。他恶狠狠的说：“这个柜头是日本人开的，你们都得老老实实的干活，不要捣乱，不要跑。谁要是反满抗日情绪或逃跑，抓回来以后轻者揍棒子灌凉水，重者日本人绑去喂狗枪毙。”我们还听说日本人在翠峦有个特务机关，这些特务都

是日本人顺的老毛子（白俄）。他们经常带着枪在山上巡逻，看见逃跑的劳工当场就打死。

我们被送到一座半明半暗的地窖子里，里边有刺鼻子的潮湿霉烂气味。脚踩在地上吱吱地冒水，棚顶上铺着木杆，桦树皮和草，上面压着土，有的地方露着天，墙是用小木杆排起来的，到处都有裂缝。在三十多米长的地窖里两边排着木杆铺，上面铺着茅草，中间一条很窄的人行道。地窖子里有四个大铁桶，这是取暖用的大火炉子。我晚上冻得睡不着觉，就蹲在火炉前取暖，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每天吃的是白水煮苞米粒子加盐粒。以后拉来了石磨，才吃上了苞米面。苞米面不够吃就掺橡子面，对付着饿不死。把头李海洋为了防备劳工逃跑或闹事，把我们十二个汤原县一起来的劳工分开，我与一名姓任的劳工合伙使一道大肚子锯。这位姓任的有四十多岁，是个老木把，终年劳累和贫困，他身子瘦得象把干柴，腰也弯了。他心眼好，但胆小怕事，整天很少说话，埋头干活，我叫他任二哥。他待我象小兄弟一样，教我铎锯，放树时怎样看树倒方向，别让树咬着，（就是被树砸着）。

日伪时，林区工棚子里封建迷信非常严重。每个月初一、十五得上山给山神磕头，求山神保佑平安。早上出工前不说话，谁要说错了话，出了受伤和死亡事故就怨谁。黄色的东西不许说黄字，怕得罪了山神老虎，因为老虎是黄色的。吃饭时不准敲饭碗、扣饭碗。上山不准坐树座子（树墩子）。传说树座子是老佛爷的座位。劳工之间“哥们”相称，都是穷苦人，互相关心。工棚子里有个老木把叫杨德胜，带人很热情，我们有病时他热心照顾我，给我揪身上，

将热水送到我嘴边喝，还将我扶到炉子旁边烤火发汗，就这样，我的病很快好转，我们俩相处的很好。

把头看我年轻力壮，叫我上山放树，一连干了十几天，每天天不亮就被把头赶上山，直到天黑了没法干活才收工，完不成当日的产量就不给饭吃。整天累得腰酸腿痛。一天中午我和老任大哥在山上用火烤了几个发了霉的苞米面大饼子吃，吞了口雪，就去放一棵大红松。这棵大红松粗的可两个人用胳膊刚搂过来，那时候日本人掠夺式的采伐，伐离河边比较近的树木，不伐离河岸远的树，伐大树不伐小树，伐好树不伐次树。伐倒的树有毛病就不算数，不给工钱，所以我们劳工挑没有毛病的大红松采。这棵大红松又粗又高，我们锯了半天，快锯透楂了，树就是不倒。任大哥说：“坏了！树要座殿了。”（树干坐在树座上不倒）我们吓的心冬冬直跳，我急忙扔掉大锯向左边跑去，这时大红松树突然嘎嘎几声叫楂，往我这边倒过来。大树顺着我身旁倒下去，真险那，差一点把我砸在大树下。我生气的说：“干这活早晚得被树咬死，我不干了。”我扛起大斧子就要下山。任大哥急拦住我说：“石兄弟，将就着干吧，这时候下山把头不会轻饶了你。”我说：“早晚也是死，我豁出去啦！”我没精打彩的走回工棚子，蹲在火炉旁烤火取暖。把头李海洋迈着四方步走到我面前人声的问：“怎么这么早就收工啦？”我说：“今天差一点被树咬死，我不干啦！”“不干就抓你到森林警察队去，说你反满抗日。”我听罢气的抄起大斧向李海洋走去，边走边说：“我就是不干啦，要抓，我就和你们拼了，一命抵一命。”李海洋吓的溜走了。我心里暗想，把头也是怕不要命的。

一连两天我没上工，把头一看我是个不怕死的硬汉子，就用软的手腕，让我去烧炉子。一个大棚四个大铁炉子，我一个人打木柈，自己背到屋里，晚上怕冻着穷哥们，整宿不停的烧，也真够劳累的。几天后，天降了大雪，山外明水县、拜泉县的套户（农民用牛、马集材）被强行征集进山。集材刚干了两天，部分套户对运木材的技术不懂，有的被压伤了腿和脚，有三个套户被压死了。死尸被扔在道旁，血肉模糊，真可怜人。我气的对眼前的劳工说：“这算什么世道！人死了没人管，要是我赶套子，就不会被压死。”这话不知怎么传到李海洋耳朵里。他把我找了去说：“石守才，听说你赶套子有两下子，你要是去赶套子我给你套新棉衣；要是不干，就是煽动闹事。”我想烧炉子这活也不轻，我在山外赶过大车，赶套子也不外行，你李海洋想整我，那我就干出个样来给你看一看。我答应了去赶套子。我使的是一匹黄马，一匹红马，这两匹马是柜上买的，喂的膘肥身壮，李海洋拿柜上的马比劳工的命还重要。我一早套好爬犁上了山，挑几棵大木材装上，赶着马快跑，干了一天，马累得满身是汗，不爱吃草料。李海洋气得骂骂吵吵：“你这个混蛋小子要把柜上的马累死呀！”我就故意气他说：“你让我多干活嘛！”后来李海洋不让我赶套子，叫我赶大车，又分给我两匹老马干活，三天跑一趟翠峦，十天去一趟伊春，往柜上拉粮食、日用品、工具等。我就偷偷的想法留下点苞米粒、豆饼、盐送给劳工哥们。他们在工棚子里不敢吃，怕被把头或帐房先生看见，便带到山上去，用火烤苞米粒或豆饼，就着山花椒和盐粒吃的真香，大家夸我是好哥们。

旧历年到了，每个劳工分四两黑面，半斤冻萝卜，包几个饺子，大家吃着黑面饺子，想起家乡的父老兄妹，联想个人的处境，有的伤心落泪，有的咳声叹气。大年初一把头就逼着工人上山采伐，这天我正在院内喂马，一个劳工慌慌张张地跑来对我说：“杨德胜大哥被树咬死啦！”我急忙跑到出事的现场。看见杨德胜的头被树砸破，脑子都流出来。想起杨大哥平时待我象亲兄弟一样，我难过的大声痛哭，这时李海洋也慢悠悠的来到现场，他慢不经心的说：“死个劳工有什么好看的，扔一边去算了。”我气的大声喊：“劳工死了就扔到山上让狼和黑瞎子吃了，太拿我们不当人啦。”周围的劳工也都喊起来：“要好好的埋葬，不答应条件我们就不干啦。”把头李海洋怕劳工们闹罢工，只好说：“你们看着办吧。”我们用锯和斧子把一根大红松原木锯成两米长，用大斧砍成一个棺木的形状，把杨德盛的遗体用火烤化，装进棺木，抬到树林子里埋了，四周又插上了松枝，劳工们流着泪埋葬了自己的难友。我们的斗争又一次胜利了。

（王正清 整理）

回忆林区的艰苦年代

汪 兴 太

一九四六年秋，祖国“八·一五”光复刚刚一年，因伊春林区过去遭受日伪的掠夺式采伐，森林受到严重破坏，交通条件又不方便，粮食、物资及生活用品更为缺乏。残留的日伪军、警、宪、特和罪大恶极的地主潜入林区，自称“国民党先遣军”，实际是中央胡子，他们到处抢劫，破坏社会治安。日伪在伊春林区扔下的是个破烂不堪的摊子，到处是一片凄凉的景象。我们党和政府要恢复和发展林业生产，发展经济，支援解放战争，真是困难重重。

一九四六年初冬，我才十七岁，听说林区招用工人，我背着行李到了南岔林务分局管辖的朗乡林区。那时，我们党和政府在林区的组织还很不健全，大部分林区的活是包给把头去干，我在把头王跃洪的柜头干活。住的是日伪时劳工住的破马架子房（注一），屋里又黑又潮湿，用石头支着大锅烧火取暖，一生火就满屋是烟。我们吃的是日本时期扔下的发霉的苞米面和高粮米。条件虽然艰苦，但是把头不敢再随便打骂我们。我所在的工组有五十多人，多数是伪满时在林区当劳工的老木把，我跟他们拣日伪时扔下的漂流在沿河两岸的零散木材，那时叫漂流木。发霉的粮食有时还供应不上，就到河里捞蛤蟆用清水煮着吃，连盐也没有，我吃的反胃呕

吐。

我们辛辛苦苦的干了两个多月，把头王跃洪分文不给，他携款逃跑了。我两天没吃上饭，老木把荆宝玉给我弄来一碗豆腐渣吃了，才没被饿死。在朗乡林区没活可干，我们五十多人就到带岭、南岔一带去找活干，经南岔林务分局把我们介绍到浩良河西林木材公司。这家公司是把头席广录和占和录办的，名义叫木材公司，实际上也没啥底子，靠出河木材，赚点钱维持开销，把头借口卖木材的款没收回来，不给我们开支，我们干活挣的钱又被大把头刘浩权拐跑了。

一九四七年秋，解放区开展了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斗地主、斗把头的革命运动，政府派人从哈尔滨市抓回了罪大恶极的刘浩权，开了批斗大会，把他就地枪决。其他一些有罪恶的把头也畏罪逃跑了，西林木材公司解散了。

一九四八年春，南岔林务分局分配我到绥岭、伊春一带去作木材检尺工作。这时合江省开展了建党建政。干部不足，就分配部分军队和地方干部到林区，又从林业工人中选拔懂业务，积极肯干的工人当了干部。对日伪时期的旧职员表现较好，有工作能力又没有民愤的进行留用，我当时就是从青年工人中选拔当干部的。

一九四八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东北的解放战争正在激烈阶段。当时南岔林务分局提出的口号是：“多出木材，支援前方，艰苦奋斗，打败老蒋。”为了扩大林业生产，支援解放战争，南岔林务分局分配吕军、刘苏带领我和生洪林等同志到翠峦调查。根据当时调查的情况，伊春往翠峦之间在日伪时修的铁路已被一九四五年八月的大水冲毁。沿河两岸都是漂流木，将来水运和路

运都有方便条件，就到翠峦去建立木材生产点。

一九四八年四月份，吕军、刘苏等我们十一个年轻人背起行李和干粮，拿起三八枪，顺着伊翠铁路向翠峦出发，沿途看到铁路被大水一段一段地冲毁，有的路轨下冲出大坑，枕木吊在铁轨上悬在半空，路旁的草长的没腰深。日伪时期在这里当劳工的都已经下山了，一九四七年曾在这一带拣漂流木的木把，因冬季没活干也都走了，林区一片寂静。几十里地看不见人烟，时而有几只飞禽被我们的脚步声惊起，从路旁的草丛中飞向远方。路边还有破旧的马架子房，有被扔掉的铁锅、饭碗和零散的工具。

我们午间走到翠峦，虽然只有二十公里，但因道路不好走，已经累得满头是汗，我们看到沿河边有个小马架子房，只有一人高，在房四周围上苦草，南面留个小门，门前有人的脚印，看样子是有人在这里住过。我们走进马架子房，里面黑洞洞的，有两人在这里居住着，一个五十多岁瘦弱的男人姓焦，我们叫他老焦头，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脸黑黄色，姓张，我们都叫他黑张。当时他俩看见我们这些带枪的人进入小马架子房后，表现出惊慌的神情。我们向他俩说明是南岔林务分局派到翠峦来搞木材的，要在这里长期安家落户，希望他俩多介绍一些翠峦的情况。他俩诉说了因无家可归。只好住在林区，夏天种点蔬菜和大烟，冬天下对子（注二）来维持生活。

我们在河边一座破马架子里安下家，找来些木杆铺上点干草，打好床铺，又找来了锅、碗、盆，支起了锅灶，在这里就算安家落户，开始踏查工作。

我们顺着铁路北边的大河上下踏查，见这里有茂密的红